

蔡中郎文集

二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

荅丞相可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
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
於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不宜具
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
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
以致齋不敢散其意宮室至大指
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
無光齋足以自潔靜交神明既本
無嫌問日又寬可齋無疑詩云
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大齊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敏愚慙死罪

幽冀二州刺史父缺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爲名職以身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扶四方有事軍帥奮攻未嘗不辨於二州也頃者已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獲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

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阻
百姓元上流離溝壑寇賊輦起莫
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
他方之急則民之不可驅使自爲
寇虜則誅之不可禽制豈非可憂
之難三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
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
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
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示應選
用孤疑遲上淹兩州懸空萬里蕭
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除詔
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如旬
示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
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神明禁令

對三相部主尚主畏懼不敢營辦况
乃三互何足爲嫌孝景時梁人韓
安國坐事備刑起徙中爲內史武
帝患東越數反懼故待詔會稽朱
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
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上就家
召張敞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
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
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
之便也卒獲其用遺不威此先帝
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尤
宜揀選當越禁取能然而畏扞灾
自遂之不顧爭臣七人之貴苟避
科禁竊見日月選旣稽滯又未必

審得其人則二部蠹亡將爲憂念
願陛下少觸禁忌上則三帝用三
臣之法任職相故吏在家若諸
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
互以此十臣懷亡發誓言幹非義
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校尉育上言鮮
卑仍犯諸郡自春已來三十餘發
清幽州諸郡兵出塞一冬春足以
掃滅時故護校尉田晏以他論刑
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
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

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爲將破鮮卑
中郎將使凶奴中郎將南單于以
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六臣
多以爲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
郎蔡邕以爲書戒猾夏易伐鬼方
周宣王命南仲言甫懷獫狁威蠻
荆漢有衛霍閼顏瀚海實憲燕然
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
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成敗不
可一也自漢興而凶奴常爲邊害
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所精武
夫戮力而所見當異其設不戰之
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父
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

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
東并朝鮮兵出始十年帑藏空竭
官民俱匱乃興鹽鐵沽權之利設
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
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
使奮鉞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
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
主父偃曰大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
財賦充實所征招廣而猶有悔况
無彼時地人財之備而欲以動此
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
奴北道已來同護地兵十萬彌地
千里意智益生才勁健加以禁網

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民逋
逃爲其謀主兵疲馬疾過於匈奴
今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以
段穎兵經營西羌猶十餘年育晏
策慮未能遇穎鮮卑種衆又不弱
於西羌也是育張設近期誘熹朝
廷三年不成必迫於言禍結兵連
不得中休轉運糧餒不可以勝給
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
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設
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
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郵之患
手足之疥搔也中國之用胷背之
標灼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已

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標
人則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
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
羣類坻冒心不受仁瞻不畏威而
可使斷無盜竊意者高祖乃耻忍
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咎於是
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
幕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外
內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
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
苟無蹙國內侮之折豈與虫朋之
虜校往來之傷哉乃欲越幕踰域
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民不可
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

之肝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
四也夫煎盡府帑之畜以恣輕事
之人專勝者必未克挾擬者必未
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
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
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諫以
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
莫敢搜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
執事與之卒有一不備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不行
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長由通
乎時變則憂萬人飢餓與蠻夷之
不討者何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况避不謙之辱哉今開東大國

無以相瞻又以動兵非但勞人
年隨之其罷之此先帝所以德
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
猶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爲人
居乎臣愚以爲宜止攻伐之計令
諸營甲循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
不動爲務若乃守邊守術李牧開
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
俱存二子榮守先帝之規臣曰可
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

頓首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緒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
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

金商門引入崇德署門內南辟帷

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

陽侯曹節司軍侯王甫從東省出

就都座東西十門劉寵龐訓北面

楊公南面日碑華邕颺西面受詔

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

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旨特密

問及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

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

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

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詔問臣

邕災異之意臣學淺薄心慮愚暗
不足少荅聖問綜衆變易征營怖

悸

謹

別

狀

上

臣

頓

首

上

上

詔

曰

問

去

月

二

十

九

日

有

黑

氣

隨

溫

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
五色有體長十丈餘形狀似龍似

虹

蜺

對

虹

著

於

天

而

降

施

於

庭

以

臣

所

聞

則

所

謂

天

投

虹

者

也

不

見

尾

足

者

不

得

勝

龍

易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已

親

也

潛

潭

巴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已

親

也

潛

潭

巴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已

親

也

潛

潭

巴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已

親

也

潛

潭

巴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已

親

也

潛

潭

巴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已

親

也

潛

潭

巴

曰

虹

之

無

比

無

德

以

奮臣無忠故變不虛生占不虛言
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
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
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
誰是兵戎息威浸推移忠言不聞
即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政決
毀譽使貞雅各得所守衛嚴整備
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投也易傳
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
唯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
明尤務焉
詔問曰王月三日何白衣入德陽
殿問辭我良伯夏教我上殿興中
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_上得入

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
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
皇上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
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
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
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
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
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
宮天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
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
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
雲龍門而爲稱賢稱伯夏教綽於
裏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子冀
冀子不疑等皆不以罪受戮殘餘

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
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
伏誅大誠俾見上帝之厚德也潛
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
水爲戒天子驚群陰太隆羣下並
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
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其有極
歛時有福用敷錫其福庶民惟于
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寺聞雌雞欲化
爲雄尾頭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
聞凡雞爲怪皆貌正失也其傳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
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